

反對派想利用「傘兵」只是一廂情願

龔信之 資深評論員

在今次台灣大選中，由「太陽花學運」衍生的「時代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績，儼然成為台灣政壇一股新勢力。在台灣觀選的反對派議員如黃碧雲、梁家傑之流，隨即見獵心喜，表示「民進黨與時代力量在選舉中的協作，可作為泛民與傘兵在9月立法會選舉的借鑑。」民進黨更指未來會與「傘兵」就立會選舉作溝通，希望互相協作下搶更多議席云云。但香港「傘兵」不像「時代力量」般由民進黨栽培、操控，反對派的實力更與民進黨相差十萬八千里，「傘兵」靠攏反對派根本沒有好處，徒為他們抬轎，怎會這麼笨？議席面前，沒有人情可言，反對派想利用「傘兵」恐怕只是一廂情願。

反對派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一是希望與「傘兵」就立法會選舉作出協調，令他們不要「盲目」搶反對派政黨的議席。二是「傘兵」應該學學台灣的「時代力量」，不要攻擊反對派「盟友」，「一味互相否定、批鬥只會自毀長城」。似乎「傘兵」應該好好與反對派合作才是正道。

「傘兵」所得 反對派所失

對於台灣「時代力量」興起，反對派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見到所謂「第三力量」對於選舉的影響力，只要得到這股「第三力量」支持，反對派在9月立法會選舉將可佔據優勢；但憂的卻是，假如這股「第三力

量」不聽指令，自行其是，隨時會影響反對派的選舉部署，香港「傘兵」之所得，就是反對派之所失。

於是，反對派想到了一個策略，就是要將「傘兵」吸納，所謂選舉協調，其實就是要他們參與反對派的協調機制，而這個機制本身就是為反對派大黨服務。這樣，「傘兵」將可變成反對派選舉的一路「奇兵」。所以，黃碧雲、梁家傑才會突然想吸納這班「傘兵」。然而，他們打的如意算盤卻是不切實際，竟然希望香港「傘兵」扮演台灣「時代力量」的角色，為反對派抬轎，這種說法不是天真就是無知。

反對派搞錯了一個事實，台灣的「時代力量」是民進黨一手扶植、培養的，多名「太陽花學運」以至「時代

力量」的骨幹，都是蔡英文基金會的幹事，是蔡英文身邊的人。這股勢力的興起離不開民進黨的支持，甚至在今次台灣「立委」選舉中，民進黨一些大佬更擔任「時代力量」候選人的經理人或軍師，大力扶持不遺餘力，要人給人要錢給錢。在這種情況下，「時代力量」自然要大力配合民進黨的選戰，配合蔡英文的選舉工程。因為，他們根本就是彼此「共生」的關係。

梁家傑政治見解太天真

但香港的「傘兵」卻不然，他們不一定是反對派的人，部分人甚至不喜歡、不認同傳統的反對派政黨，例如民主黨。這些人在「佔中」一役之後成立各種不同的「雨傘」組織，並且在區選中取得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績。但不要忘記，他們從來沒有與反對派協調，也不會支持反對派候選人，「青年新政」甚至在多個區都與弱勢的反對派候選人對壘。原因很簡單，雖然「傘兵」在一些政治立場上與反對派相近，但他們並沒有「共生」關係，也不是靠反對派起家的，沒有必要聽反對派指揮。現在他們氣勢如虹，黃碧雲、梁家傑就走過來說「合則兩利」，說穿了，不過是要將「傘兵」收編，讓他們去做爛頭卒，專打沒有勝算的仗，為反對派抬轎，但「傘兵」會聽黃碧雲的說話嗎？黃碧雲、梁家傑以為

自己是什麼人？

最可笑的是梁家傑，他從政年資不淺了，但政治見解還是如此天真，竟然為了討好「傘兵」，表示要在公民黨《十周年宣言》中，提出日後政策要以港為本位，以為這樣就可以投其所好，成功吸納這些「傘兵」。但「傘兵」真的會因為「理念」相同而團結嗎？

「傘兵」擺明車馬綁票

台灣民進黨能夠「掌控」時代力量」，原因是民進黨實力雄厚，人力物力可以協助到「時代力量」壯大，更擁有「執政權」及龐大財源，「時代力量」要生存發展自然要靠攏民進黨。但反對派政黨有什麼？還不是靠一個黎智英「養餵」。

公民黨走火入魔、民主黨日薄西山、工黨逐步邊緣化、「新民主同盟」未成氣候，至於民協、街工更是不值一談。政治講的是實力，反對派缺乏實力，「傘兵」又何用靠攏他們，反而自己參選，打出「政治素人」、「年輕幹勁」，更有吸引力。況且，「傘兵」的定位擺明車馬吸納反對派的較激進的一翼，即是要分反對派的「基本盤」，又怎可能與他們協調呢？所以，梁家傑要求「傘兵」「埋堆」完全是他的一廂情願，「傘兵」不是傻瓜，梁家傑是枉作醜人。

浸大學生報煽「流血革命」 教界憂「鬥激」禍害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再有大學學生刊物煽動「革命」，這次更主張要以「死者的鮮血」去令人民「覺醒」抗爭。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去年11月所出版的學生報《Jumbo》，在封面大字標題寫到「香港人：準備革命 自主出路」，內文寫到「佔領」行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政權「去得唔夠盡」，並稱香港要「革命」成功，就必須要有「冷的鮮血」，即死者流出的血，才可令人民為「夥伴的死所動容而作出真正的抗爭」。有教育界人士坦言，現時大學生肆意「鬥激進」互相「攀比」，對社會而言絕無好處，又呼籲大學生應以學業為重，好好讀書，了解歷史。

雖然自前年年初已有大學的學生報講「港獨」，有關議題應該已算「老掉牙」，但浸大學生會編委會仍於去年年底出版的《Jumbo》中，在封面大字標題寫到「香港人：準備革命自主出路」，並用了整整9頁去論述香港人該如何「革命」，並駭人聽聞地表示：「香港一是被同化而死，一是爭取脫殖、獨立自主而生。」

該篇文章以前年的「佔領」行動為切入，先剖析「佔領」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政權「去得唔夠盡」，並稱「革命」的爆發點「是政權在遏止人民時有否作出暴力，以至令人民流血，甚至是犧牲」。

文章主張，香港人若要改變命運，必須「盡地一鋪」地去「革命」，而「革命」的第一步，則需要「冷的鮮血」，即由死者流下的血，更稱政權要去至「殺人的一步」，「人民才算是真的覺醒，真的會為夥伴的死所動容而作出真正的抗爭。」文章聲言，一般流血並無作用，對人民而言只是雞蛋上的裂痕，要「雞蛋碎裂」才能號召出更多人去「革命」。

稱非鼓吹違法 作者扮失憶避答

本報記者致電負責執筆及編輯該篇文章的編委會總編輯曾健鋒作查詢，他稱有關文章「已是很久之前的事」，自己已「不太記得」。在記者簡述文章要點後，他稱，自己寫這篇文章，是因為覺得「香港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

■浸大學生報主張要以「死者的鮮血」去令人民「覺醒」抗爭。 Jumbo截圖



大學學生報煽動「革命」、「港獨」情況		
時間	院校	相關內容
2014年2月	香港大學	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題發表了多篇文章
2014年9月	香港大學	以專題形式發表「討論禁忌話題－香港獨立」
2015年1月	香港大學	發表「本土革命 誓守族群」的文章，宣揚「港獨」
2015年4月	城市大學	以「告別運動 革命抗赤」為題，稱香港要「革命」
2015年10月	香港大學	發表《除魅》特刊，再度刊登多篇煽動「港獨」的文章
2015年11月	浸會大學	發表「香港人：準備革命 自主出路」的文章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侯志強倡組鄉黨 稱立會要取5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鄉議局執委、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早前在鄉議局會議上提出臨時動議，建議鄉事派組黨為鄉事權益發聲，黨名可稱「新界進步聯盟黨」。

侯志強昨日稱，組黨是為協助鄉民免「踩界」，捍衛權益，又期望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在新界東和新界西選區取得5席，但笑言「取得一兩席都偷笑」。

侯志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提到，新界人「溫馴、沉默和奉公守法」，但對很多政府政策未必

很清晰，有時「踩界」都不知道，希望組黨協助鄉民，而新界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發言人。他稱，組黨構思商討已有一年時間，暫未商討參選目標，希望能派人參選立法會新界東和新界西選區，期望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取得5個議席，越多越好，但笑言「取得一兩席都偷笑」，又認為組黨能令新界人的投票率較以往更高。

被問到成功組黨參選，最受影響的是否民建聯時，侯志強稱，除鄉議局外，過去多年沒有任何政黨為新界村民發聲，過去多年

鄉議局大部分的票都是給民建聯，相信組黨會對民建聯造成大影響。

再被問到如成功組黨會否出任主席，侯志強指希望由有能力者出任，不一定由他出任。

被問及組黨構思是否因為近期「套丁」爭議，侯志強謂並非因為單一事件，又稱新界丁權問題已成為對新界村民的束縛，丁屋政策愈收愈緊，也引發新界人與其餘港人的矛盾，故應該「取消限制」，無論任何人只要在地都能建屋，也不應該局限在新界。

「台灣間諜」談「過來人」經驗意在抹黑內地

徐庶



銅鑼灣書店事件，在當事人李波、桂敏海先後現身澄清，事件已逐漸明朗，「跨境執法」、「被失蹤」之說不攻自破。但是，曾經因間諜罪在內地獲刑的程翔近日接受媒體訪問，大談「過來人」經驗，說什麼「歷史在重演，手段更嚴峻。」程翔為台灣做間諜，在內地被判刑，罪有應得。他的經歷根本不可與李波、桂敏海的情況同日而語，他罔顧事實，硬要把自己和李波、桂敏海扯上

關係，說三道四，不過是為了抹黑內地，在香港散播恐慌情緒，誤導港人。

程翔言之鑿鑿說，自己曾在羅湖邊境被捕。此後，在公安監管以至施以「酷刑」威迫之下，「自願」寫過「認罪書」，也致電過妻子，「自願」用普通話說出「要協助當局調查」一類說話。可是，程翔為什麼不交代因何而被捕。

程翔於2005年4月22日，赴廣州公幹時被國家安全局帶走，隨後內地國安部門指程翔化名「陳元春」為台灣做間諜。其後，中國外交部宣佈，程翔涉嫌從

事間諜活動，並領取大量間諜費用，在北京被監視居住。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程翔間諜案的判決指出，程翔擔任《海峽時報》駐台灣記者期間，通過參加由前國民黨成員組織的「中華歐亞基金會」，結識了基金會的薛某及戴某，並按二人指示以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將有關國家秘密情報的資料交予二人，程獲得30萬港幣的酬金。對此，程翔供認不諱。

現在，程翔避重就輕，完全不提所犯下的間諜罪行，只談在內地失去自由的經歷，只是要製造內地非法拘捕、自己遭冤屈迫害的假象。程翔當台灣間諜，與李波、桂敏海的情況不可相提並論，現在卻自我代入，胡亂猜測，混淆視聽，企圖令事件越描越

黑。桂敏海公開承認，因為醉駕命案回內地投案自首，李波回內地是為了協助解決問題，並透過家書、視頻，說明事情原委，根本不需要程翔以「過來人」身份捕風捉影地作對比，然後一口咬死李波、桂敏海「被失蹤」。

程翔還大談自己在內地遭「監視居住」的感受，繪聲繪影形容期間孤獨和無助的精神痛苦。這是一個被捕間諜的自供狀。程翔犯間諜罪，背叛祖國，在任何國家都會受到嚴厲懲罰。對比一下最講人權的美國，如何對待關塔那摩集中營的被關押者，程翔的待遇不知好多少倍。作為間諜，不反思背叛國家的罪過，還好意思談待遇，以「過來人」的經歷抹黑國家，更加沒人信。



■「港大罷課」第二天，只有近百名學生。莫雲芝 攝

「罷課」愈罷愈少 訴求「唔清唔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由寥寥十多名香港大學學生組成的「港大罷課委員會」昨日繼續第二天所謂「罷課」行動，但參與人數又破新低，中午的論壇只得不足百人出席，場面冷清，比起首天集會的「估計有300人」還要少2/3。部分參與論壇者對大會所提的「四大訴求」也一知半解，有人直言「不太清楚」，也有人誤以為是次「罷課」的訴求是針對校委會主席李國章。

港大的「罷課」論壇昨日中午12時半在黃克競平台舉行，「罷委會」早前聲稱，期望「罷課」的學生可「塞爆」黃克競平台，但兩天的出席人數與搞手期望的大相逕庭。在首日午飯期間集會兩小時，大會即當成是「300人罷課」，至昨日人數更少，僅寥寥不足100人，連港大學生會會長馮啟恩也「因事冇到」。未到2時，活動已「提早收工」、草草完結，「罷課」的學生更一早「散水」。

「罷委會」成員王俊傑在會後辯稱，昨日論壇目的是向同學說明修改《港大條例》的迫切性，相信因部分同學「已了解情況」，故集會人數與實際罷課人數「不可比較」。被問及港大學生不認同所謂「罷課」行動，王死撐稱「罷委會」會繼續收集意見，確保以大多數同學的意見為依歸，再開會商討下一步行動。

參與學生 不知爭取什麼

「罷委會」提出所謂「四大訴求」，包括改組校委會和審視《港大條例》等。不過，記者昨日接觸多名在論壇現場的港大生都對此一知半解，其中李同學直言「不太清楚」。張同學稱知道有「四大訴求」，但未能全部說明。黃同學則指「訴求」就是反對李國章任校委會主席，但其實大會只要求由校委會自行委任主席，沒有任何字眼提及「李國章」。

求學為先 上課無人缺席

絕大多數港大生對「小貓三兩隻」的所謂「罷課」冷眼旁觀。三年級生施同學指，她明白策動「罷課」有其目的，但認為「課可以不上，上學的目的就是為求知識」，故不支持，又認為學生可以更溫和方式表達，而非用「罷課」形成表達訴求。她又指，「罷課」兩天以來出席課堂人數與平時相若，沒見到明顯缺課情況。

就讀藥劑系的汪同學指，學系有教職員曾提及，因應「罷課」部分課堂可安排錄影供重溫，以免影響學習進度；惟「罷課」兩天來均未見有人缺席，故已取消安排。他認為是次「罷課」欠號召力，響應的師生很少，影響力有限。

同為碩士生的Darren和楊同學均指，不太清楚「罷課」原因和訴求。Darren坦言，碩士生課業壓力沉重，故未聽聞有同學響應。